

生命的浮华与真实

纪念李叔同先生

◆ 骆玉明



李叔同

就要回到弘一大师生活的那个年代。他生于1880年，1942年去世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一个中国溃败的时代，一个苦难的时代，一个到处流血流泪很难看到希望的时代。但这也是一个所有的仁人志士坚持不舍地在这些苦难之中发奋努力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、用他们所认为的最合适的方式去拯救国家、拯救社会、拯救世人的时代。弘一大师是一个很强烈的爱国者。从戊戌变法、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，一直到抗日战争，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，自始至终是他对这个国家充满深情。1937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，他的最后几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。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他的态度是不避险不避难。为什么？他说他是殉教，殉教对于弘一大师来说就是殉国，以身殉他所信仰的人生理想，以身殉他所热爱的国家。

那是一个溃败的糜烂的时代，而在溃败和糜烂之中，到处漂泊着浮华的气息。

弘一大师的年轻时代也有他的浮华，我不知道他说的他一生的憾事包括哪些。但是他生活在那个年代里面，身上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名士派的纨绔公子气质。

那时他叫李叔同。他在天津和在上海居住的期间，跟一些女艺人和有名的妓女交往非常多，最显著的有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天津的杨翠喜，还有一个是上海的李苹香。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说有点粗暴，但是那个时代京津的一些女艺人的生存状态也是比较暧昧。

他赠杨翠喜的两首词，写得非常漂亮。其中一首写到两个人相处的情景。“酒醒月痕底”，这是欢度良宵之后的景象，“江南杜宇啼”，会面的地方似乎在南方，然后说到对杨翠喜的怀念，“愿化穿花蝶”，愿自己化成一个蝴蝶永远绕着翠喜姑娘，很浪漫。

李苹香是上海当时妓女界一等一的红人，李叔同和她交往密切。有一本书就叫《李苹香》，是一本小传。作者不详，用了化名。李叔同给这本书写了序，议论很特别。龚自珍有一篇文章，说京城妓女的存在会使世人消磨于这种风流之中，不振作，不能为国家发奋。李叔同用一种奇怪的观点反驳了他。

这个时代飘浮着浮华的气息，李叔同也沉浸在其中。当然叔同先生试图在这种浮华里面寻求一种有利的证据，试图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合理性。他跟杨翠喜交往的时候，他批评他的哥哥看不起底层的人，嫌贫爱富，言下之意就是他跟杨翠喜打交道是对底层的人的一种尊重。提这些想法的时候，李叔同似乎在考虑这些行为合理的依据在哪里？我们不去评判李叔同先生表达的意见，他为自己的行为作掩饰和辩护的东西，还是很多的。

他生命中的另一种力量

叔同先生在过着这种风流名士生活的同时，他身上还有一种值得我们重视的力量。我们刚刚说了这是一个溃败的糜烂的时代，几乎是令人绝望的时代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的志士仁人仍然用自己的力量在寻求各种各样的机会。

李叔同二十六岁时(1905年)去日本留学。临行前他写了一首词《金缕曲》，这首词情绪特别慷慨激昂。为什么去日本留学之前情绪这么激昂？这跟中日关系之下中国的处境有关。

“披发佯狂走。莽中原，暮鸦啼彻，几枝衰柳。破碎河山谁收拾，零落西风依旧。”这是行前瞭望祖国的景象。“听匣底苍龙狂吼。长夜凄风眠不得，度群生，那惜心肝剖！”这是述说心愿，想要救助群生，救助这些苦难的人民。终了大喊：“是祖国，忍孤负！”是我的祖国，我怎么能够辜负？

如果说他的风流生活是他的浮华，那么他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力量，就是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忧患。

他的选择：教化自己和世人

讲到叔同先生为什么出家的時候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当时也有很多人向弘一大师追问。他对此有一个自叙，先是表示“我并不想去告

天下我为何出家”，但也谈到当时的心境，“我想更多的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、更理想的方式，以教化自己和世人！”

注意最后一句。出家是为了教化自己，也为了教化世人。从自己来说，首先要从浮华的生活中摆脱出来，在极俭朴的生活和极严格的戒律中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。但他个人的选择，又如何能教化世人呢？这度和“群生”如何关联呢？

叔同先生出家成为法师，我心里认为有一条原因，他是觉得中国人太不认真了，和尚也太不认真了。法师有一次在寺庙里对僧众说，在他出家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写信问他，为什么好好的人要去做和尚，他说，在那个朋友的意识里，和尚就不是人。我觉得法师当时在借题发挥，他说：为什么别人都不把僧人当人呢？因为僧人太随便了，他们缺乏一种庄严的态度。

在弘一法师看来，佛教是一个宗教，是庄重的，是严肃的，是有严格的仪规的，离开了仪规就无所谓宗教。

弘一大师有些具体的做法我们可能不理解。比如丰子恺先生说弘一大师到他家，坐下来时先要把那个藤椅摇一摇，为什么？因为藤椅中间可能有小虫子，猛地一坐下去的话，小虫子会被夹死。我们会觉得这好像过分了，是吧？但是严格地遵循戒律，严格地遵循理念，这是一个生命态度。在这过程中，才能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真实性。

作为一种生命态度，弘一所倡导的东西不仅是对出家人而言的，对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样有意义。

叶圣陶有一篇文章叫《两法师》，写了弘一和印光，印光还是弘一的老师。他委婉地讽刺了印光，对弘一却充满敬意。因为两位大师在一起，更能感受到弘一的真诚和认真。而弘一大师受到中国人普遍的尊重，大多数人并不是佛教信徒，就是因为他的真诚和认真是一般中国人做不到的。

弘一法师不喜欢教训人，他说律条是用来律自己的，不是用来律别人的。但是在他的一切行为之后，包含了一种生命态度，就是信奉一个理念，要坚定地严格地去遵循它，去做到，人生如此才得圆满。

我想，这就是“教化世人”。

他的艺术：一种生命的温暖和慰藉

我们说这些东西跟弘一大师的艺术有什么关系？

当我们以一种真诚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世界，当我们用充满感情的态度去爱护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艺术就会这样产生。弘一大师的艺术给人们什么？给我们以一种生命的温暖和慰藉，就像我们唱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，我们唱的时候会在歌词里面感受到一种人生的忧伤和人生的温暖。

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认识的两个知识女性，她们都很不幸，儿子去世了，都是独生子。一个是儿子五六岁时就去世了，还有一个孩子在二十六岁时去世。这两个女性不约而同地练习弘一大师的字体，我问她们为什么？她们说，这是一个慰藉，在弘一大师的书法里面，感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和一种对苦难的超越。

所以，我们纪念弘一大师时，我们也在感恩他，因为他以他自己的行为在教化我们。(本文系在首届中国·平湖“叔同艺术季”开幕式暨李叔同艺术成就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，内容有删节)

今天要说的话题是生命的浮华与真实。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浮华的？什么东西是真实的？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在浮华当中？我们如何在浮华当中回归我们的真实？这个话题是我们理解弘一大师的一个角度，一个途径。

这个话题有点大，找更具体的一个例子来进入，就是程院士设计的那个纪念馆门口，刻着弘一大师临终写下的“悲欣交集”四个字。另外，会场上屏幕上还放了弘一法师临终的偈子，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，合起来就是人生圆满。

“悲欣交集，人生圆满”，这是弘一大师最终留下来的东西。

如何理解“悲欣交集”

“悲欣交集”。什么是悲，什么是欣呢？这话题从弘一大师去世以后，讨论的人就很多。我在这里引几个例子。

一个是叶圣陶先生说的。他主要就解释这个“欣”字，他说，“一辈子好好地活了，到如今好好地死了，欢喜满足了无缺憾。”叶老关心的是“欣”字。

大空法师则比较多地解释了“悲”，他说大师所谓“悲”者，就是说“悲众生之沉溺生死，悲娑婆之八苦交煎”（“娑婆”即佛教中所说的娑婆世界，充满苦难和愚昧的现实），“悲世界之大劫未已，悲法门之戒乘俱衰，悲有情之愚慢而难化，悲佛恩之深重而广大，总之为慈愍众生而起之‘称性大悲’也。”大空法师解释这个“悲”，就是佛教中悲悯众生的悲。

还有一个丰子恺先生的解释。他有一封信，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大空法师，却是针对这一种见解，表示了反对的意见。他说，弘一法师所说悲欣，“与娑婆世界离别是悲，往生西方是欣。”

但丰子恺又认为这个“悲”不是真实的悲。因为在佛家看来，所谓“缘起性空”，一切有形之物，山川草木，尊荣富贵，乃至亲朋骨肉，皆如昙花一现，是幻象是梦境。与这样的极短暂的幻象别离，本不足悲哀。所以这个“悲”是假悲，是一种幻觉的悲。“欣则是真欣”，抛离了幻觉的悲，得到最大的往生的欣喜。所以丰子恺先生说，“佛子往生时说此四字，最为适当”。

丰子恺先生是弘一大师最信赖的弟子，他的说法当然值得重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，对于“悲欣交集”这四个字的解释，需要考虑一些问题。

弘一大师在写这个绝笔之前，这四个字已经用过两次。一次大概是在他去世前四五年的时候，他对一本书的评语里的一段话。这本书叫《一梦漫言》，是明末一位法师的著作。我简单地读一下他这段文字。他说“曩见经目”，就是以前我看到有一本佛书叫《一梦漫言》，“意谓今人所撰导俗书也”，以为是现在

人所写的佛教普及读物。“因求得一册，披卷寻诵”，找到了这本书仔细阅读了，“乃知为明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行脚事也”。这里的“宝华山”是地名，“见月律师”，佛教里把严格遵循戒律的僧人叫作律师。弘一大师在佛理上是信奉净土宗的，在行为仪规上则是严格奉行律宗仪规的，因此他和这位见月律师有前后同道的一种沟通。所以他说“欢喜踊跃，叹为稀有”，就是读了这个《一梦漫言》以后觉得特别的欢喜，“反复环读，殆忘饮食。悲欣交集，涕泪不已。”

为什么会“悲欣交集、涕泪不已”，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呢？这跟《一梦漫言》这本书的特点有关。见月律师生活在一个充满苦难、看不到希望的时代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仍然严格地遵循佛教戒律、坚持追求宗教的信仰和理想，尽力救度众生，种种艰辛，并非常人可以忍受。所以弘一和见月律师有心灵的呼应。什么叫“悲”？就是对苦难的世界和奉行戒律的艰难的悲，是一种内心的悲。什么是“欣”？就是能够坚持，能够完全意识到自己在世间应有的位置，在世间应该承担的责任，坚持他的理想，无论多么苦难，都要一步一步走下去。由于这种心灵的感通，弘一法师“悲欣交集”。

还有一次记载于弘一一年谱中，说大师临终前叮嘱他的弟子，就是在他身边为他安排后事的妙莲法师，告诉他“圆寂前后助念时”，如果你看到我流眼泪，这并不是留恋世间、挂念亲人，“是回忆我一生的憾事，为一悲欣交集的情境所感”。在这里他就已经用了悲欣交集。妙莲记载大师圆寂时候，确实有一滴清泪从眼角流下，这就是“悲欣交集”的显示。

我不能说丰老先生说得不对，我是说，我的理解跟丰老先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“悲”是内心的悲。这内心的悲从哪里来？一个爱这个世界的人，他不能不悲。为什么爱这个世界的人他不能不悲呢？因为世界充满着苦难。

同时，一个深爱自己的人回顾人生时也不能不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总是不能摆脱人生的种种的虚妄、愚昧，我们在虚妄和愚昧中漂浮很久。弘一大师一生不断地在忏悔自己，每一次在僧众面前讲法的时候，他都是在指责自己，忏悔自己。这种指责和忏悔，你不能认为弘一大师是为了教育别人而故意如此，他确实能够感受到对自己的不充分、不够的这种不满足。

弘一大师是一位艺术家，是一位充满感情的人。世界是充满苦难的，人生是不圆满的，你爱这个世界，你不能不悲哀，你爱自己，你也不能不悲哀。

什么叫欣呢？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我已经做过，那我就是功德无愧了，我就是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，这就是我的圆满。虽然我仍然是悲的，但是我也已经欣了，因为我已经功德圆满了。什么叫功德圆满？它不在于你做成功了什么，而是你坚持了你想要做的，你把能做的都做完了。

生命是不完美的，我们要努力追求一个完美的生命，而回忆自己走过的一切的时候，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。我觉得可以这样去理解。

他生命中曾经的浮华

什么叫生命的浮华与真实？这



李叔同临终所写“悲欣交集”